紀効新書

序總敘　或問　一

漢書門
九五四七號
二三函
一〇架
六冊
類

内閣文庫
漢書類
九五四七號
六冊
二九九函
二五七架

兵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547
冊數　6（　1）
函號　299　257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明戚將軍晩年定本

平山子龍先生挍正

紀効新書

江都　青藜閣梓

紀効新書序

王者之用兵豈得已乎哉其養民也仁故其除害也義王法具於夏官謂之農隙以備不虞施之九伐以誅暴救亂皆所以保民而無非仁義之用是以民之於上如子弟之衛父兄如手

淺草文庫

臂之捍頭目以戰則無敵於天下王
者不興諸侯相吞噬仁義廢而權
詐行王者之兵之法於是乎變而為權謀
形勢技巧之流皆所以害民而兵遂為
不仁不義之用矣然去能者亦有以擒
敵而拓地惟其不出於仁義故雖或
逞一時之欲而不能自救禍敗於後如
孫吳二子是已如其他每下者則何足
議哉至於其法或取古制攙之家言
則間有可採方今之世講兵之法將愚
乎取乎擇其善者於諸子焉尒近世
兵家善制法而戰必勝者莫戚元敬若

其平海寇而禦北虜經畫措設皆爲時程式紀効新書乃著其平海寇之法蓋亦可擇而取者也當時所謂海寇者孰遣之而孰爲之邪今問諸水濱不得一人主名不過彼奸民勾引我逋逃之黨其假我狀貌倣我戰鬬以助

之者蓋大半矣而衡行於南服刈人如菅至與北虜並稱內外騷動歷七八歲得良將如元敬者乃能撲滅其猖獗至此何歟仁義廢而權詐行民之從亂如歸也海寇之禍猶之子弟挾塗人而攻其父兄及其拒而幸克之也僵屍

之狼藉於前者子弟居什之七八矣不
亦哀哉其究父兄雖求獨存而不可得
是其所以馴致崇禎之亡也故是役也
自彼國事言之則雖勝不武適足以
為世鑑戒然方是時政刑陵夷將士
解體往々養蛇成虺獨元敬奮不顧

身以鼓積衰之兵氣設法製陣蕩殄
宿寇脱一方於沸鼎之中又撰是書
欲以善後圖其立功處心專在除民害
故是役也在元敬則有足稱者焉若
其法則亦在用之如何天下無常勝之
法也蓋彼所長在節制而用騎射我所

長在人自為戰而用刀槍彼之長則我
之短而彼之短則我之長也故挺身而遇
彼輙不支戚之練制以所長擣所短所
以收功然是逋逃之浪戰耳而於彼猶
為勁敵設使遇我以律之師則彼將
何以待之邪嗚呼抑末也彼不更有所

大短乎我安得而不大鑑之彼仁義廢
而權詐行是以自與其赤子相攻戰
之不遑豈能與人爭長競短乎我勉
反彼所為而已矣然則奚取於是書
曰可以害民可以保民惟在其所存苟
欲保民則兵法固亦仁義之用也擇

法而取焉不必擇其人況其能除民
害如元敬者乎書肆北澤尹周刻
是書索序余書生不知兵拒以不能
而請益堅姑筆所見而授之
寛政戊午陽月古賀樸譔

刻紀効新書序

師尚父曰夫存者非存在於慮亡至哉言
也伏以
國家承平之久二百年于茲海波不揚上
下乂安未嘗知有金鼓烽燧之警至治之
極於是乎為盛矣故士君子之所趨向者

若非詩賦鉛槧之場必新奇雜愽之事而已至其用精神於軍謀師律之書者斷斷乎拂地矣或往往抗然稱兵家者流者亦唯傳近世野戰之術未足庶幾節制之師也若一朝遇兵變則生伏雞搏狸乳犬犯虎之患弗思甚也潛愚不堪杞憂中夜捫心或達曉旦一日書賈來謁曰頃蒙官准刻戚子紀効新書冀施國訓余雖不敏夙存志於韜鈐而耽思此書盖亦有年是以不敢辭輒應其需夫戚子之書節制精明號令謹嚴實兵家之規則行軍之律令也盖其精也本于孫子其嚴也由于尉

氏學脉固有淵源焉且所驗之於枹鼓矢
石之際百戰百勝之餘而與夫几案空譚
楮墨徒誦其相去也天淵不啻苟世之英
主雄將莫傚馬服君之子陋讀父書及令
之時損益此書變通其事而興練兵講武
之要法振護國保民之偉略則歩伐止齊

之兵可見於今日而於聖賢慮亡之戒思
過半矣此書有二本一者萬曆十二年所
刊也一者萬暦二十三年所刊也今取二
書校之前出者支離龎雑殆不統一後出
者條理貫通反有要歸始信其後出者則
戚將軍晩年之刪定而前出者則草創未

定之書矣因定取後出者也乃并書以俾
海内覧者知所適從云爾
寛政十年戊午六月平山潛子龍氏撰

重刻紀効新書序

余既刻武經七書成視篋中所携有紀効新書一
帙徐君夢麟復請而刻之是書余推常時所獲蓋
善本也往歳被
命總環衛間以示諸管帥亦頗採其意爲訓誡一時
稱就約束今者奉
璽書治兵留都留都豐鎬重地北浮江而東漸於海
襟越帶閩島夷時出沒爲患戚將軍蓋常一再大
創之所稱紀効是也治南兵禦南寇計無出此矣
夫兵以虛用而寄於實實者何也按地形習器械

練卒伍精技擊兵家所謂形也語有之多博古不若通於今是書蓋通今者歟自束伍至練將其精極於要取而下至瑣猥而不厭斯可謂悉兵家之情形者也入三家之市使妄意室中之藏則狼顧而失措何則形未審也天之高星辰之遠瞬而望之安坐而筴之若固知者有所以致之矣用兵大事也居恒不攷究其説而猥云變化之妙存乎一心若陋讀父書之爲者顧安所得變化乎古今語善變化莫備於易易云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嗚呼是深於兵者也

萬曆二十三年歲舍乙未夏季月上浣之吉
賜進士第資善大夫南京兵部尚書奉
勅參贊機務瀛人周世選書

紀効新書自叙

定遠戚繼光撰

天下之事難者多矣至於兵則難之尤者也世有視弓馬爲末藝等行伍爲愚民者是豈知本之論哉黄帝之法根於幾微湯武之兵本諸仁義幾微之所由起仁義之所從出在於吾心是故迹至粗也而用至神也然則兵豈細故哉愚嘗讀孫武書歎曰兵法其武庫乎用兵者其取諸庫之器乎兵法其藥肆乎用兵者其取諸肆之材乎及讀諸將傳又悟曰此固善握器而妙用材者乎學者欲求下手着實工夫之門

莫踰於此數年間予承乏浙東乃知孫武之法綱領
精微莫加矣第於下手詳細節目則無一及焉猶禪
家所謂上乘之教也下學者何由以措於是乃集所
練士卒條目自選畎畆民丁以至號令戰法行營武
藝守哨水戰一一擇其實用有効者分別教練先後
次第之各爲一卷以誨諸三軍俾習焉顧苦於繕寫
之難也爰授梓人客爲題曰紀効新書夫曰紀効所
以明非口耳空言曰新書所以明其出於法而不泥
於法合時措之宜也蓋嘗驗之技藝行陣特其練中
之一事耳然精微極于無聲無臭而小不能破放之

格天地動鬼神而大莫能踰者乃躬行心得之學至
誠無僞之道自非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
功之造其孰能與此是故根之於性發之以誠令民
與上同意如是而終日乾乾時無滿假功愈盛而心
愈下道愈行而守愈密則固之不以城郭居之不以
宅室藏之胸臆而三軍服者此古之賢將也繼光則
豈敢惟旦夕淬礪庶幾無負今日之言遂爲叙

挍正引用書目

前刻紀効新書　按此本爲卷十四。有王元美序。云。卷凡六。自束伍至水兵篇。凡十有八。而止十四篇。則其脫落可知也。又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兵家類。紀効新書十八卷。明戚繼光撰。首爲或問一篇。解釋疑阻。次分十八篇。是與今所印行之本。篇數相合。宜以十八篇者爲定本矣。

講武全書　姜師閫
武備志　茅元儀
登壇必究　王鳴鶴
武備集要　不知撰者
兵錄　何汝賓
武備彙奇　鄭芝龍
武書大全　尹大商
經國雄略　鄭大郁
武編　唐順之
籌海圖編　鄭若曾

江南經略　鄭若曾　　兵鏡　吳惟順　吳鳴球

正氣堂集　俞大猷　　經武智囊　李材

海防纂要　王在晉　　全浙兵制　侯繼高

射學正宗　高穎　　射經　宋王琚

原本有錯謬脫落者。就此等之書。補正參訂。尚難裁者。姑因其舊。不敢臆斷。覽者宜審察焉。

運籌主人誌

紀効新書總敘

一任臨觀請創立兵營公移

分守浙江寧紹台等處地方叅將署都指揮僉事戚繼光呈爲處練陸兵以便圖報事切照卑職一介武夫叨承祖廕驅馳北塞艱苦數年是以犬馬衷誠謬蒙剡薦方面再遷消埃未効尸位之慚徒極俯仰再叨前職水陸兼司陸戰尤切但情俗異宜只得勉奮至於身先士卒臨敵忘身職雖武愚少所素講又況世荷豢養之恩正犬馬効力之日且進有廕贈之榮退有典刑

之及豈敢偷生但設使本職統有節制敢戰之
兵經練素孚之卒一鼓齊進血戰抵敵我雖創
艾賊亦破膽如此則設有不虞實所甘心願膏
草野以圖補報惟恐即今既無堪戰練制之士
若不呈鳴預處教訓必待有事仍如目前流寄
雜兵以塞燃眉之責兵將暌違虚聲冗衆士心
未附軍令不知及或借取福廣船内水兵驅之
陸戰數里以前望賊奔潰聞風破膽雖有武勇
數人并爲遮擁而使本職孤身赴敵効死職分
更於地方何益殊增賊勢猖狂以貽羞笑本職

承
命以來旦夕兢惕興思及此無任憂惶况兩浙數年
軍書警報並無一日之停武官兵卒俱渉經年
之戰總有練兵之志亦無可乘之時幸今大寇
就戮萬里廓清本職何緣遭逢此暇藉隙爲備
但去來年風汛僅有三二月之日尤該將官惜
力分陰之際再照水陸之兵險易不同戰鬬之
間利害尤別其水戰固爲不易至於陸戰鋒刃
既合身手相接彼死則此生勢不俱存又况浙
兵俱係赤體赴敵身無甲冑之蔽而當慣戰必

死之寇手無素習之藝而較精銛熟巧之技行
無齎裹食無炊爨戰無號令圍無營壁窮追遠
襲必寄食於旅店對巢拒守必夜旋於城廓而
在今不得不然也爲今之計必隊設火頭行鍋
負之以隨軍身帶乾糧齎裹備之以炊爨兵有
營壁器具立之以相持宿飽于野庶爲有制故
本職意以必用先創營壁之法退則後有可恃
以更番進則對壘可恃以無虞或又謂方今寇
至不時急求目前之用而必待從容創練營伍
緩不濟事誠似迂談殊不知三年之艾不蓄不

得而殺賊練兵可以並行不悖除將見在倭寇
一面照常督集官兵戰勦一面統集新兵或儲
器教藝練營待教練有成即可期實用矣至於
臨敵制變防詐設奇在將自出難以逆計及照
本職本以一將之官故所思不出三千之法寧
言粗鄙而有遺漏欲求實效不敢粉飾而繁辭
章徒事虛文謹將創制營規缺欠該備器械逐
一開載外查得接管前官任內並無交代水陸
堪戰堪教兵士欲行未便伏覩平倭疏內一款
總參等官詳計某府縣某衛所應用防守若干

性 用

名某港某寨應用守禦若干名每叅將應用三
千名副總兵分管陸路應用浙直兵三千名見
在各衛所軍士堪用若干名會算既定前後令
各叅將協同兵備將所轄各府州縣新舊民快
義勇嚴加揀選務得膂力驍壯之人但有老弱
盡行汰去責取里老鄰右保結攢造花名文冊
明白開注身材面貌給牌懸帶選完之日每兵
備道將所轄地方通計若干就中挑取三千名
責付叅將管練專備本地陸路截殺及聽
軍門調用又一款開在叅將者叅將常川訓練

揀選不精訓練不熟責在叅將佐貳官名數不
充工食不敷責在兵備及府州縣掌印官又開
各兵備道將挑選過精壯之人務足三千之數
交付叅將與同官軍時加操備居常教練遇敵
交戰叅將之責平時閲視臨陣監督兵備之責
等因續蒙
提督軍門阮 白牌爲軍務事内開賊遁温福
仰戚叅將駐劄紹興將兵備道原募兵勇三千
名逐日操練揀去庸弱無藝之人照數選補聽
候調用爲今之計合無照議并遵牌内事理選

練其不足額數者或許職亦量行自募充補其
冊內應用營壁器具金鼓旗幟何項銀兩相應
取辦伏乞批行應該衙門從公議處緣干處練
陸兵以便圖報事理未敢擅便為此理合備呈
伏乞　裁奪施行嘉靖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五
日呈詳
欽差提督軍門阮　蒙批兵備道行府照數處辦繳
依奉備行紹興府委官經歷歸本估造該府庫
貯並無海防銀兩堪動等項緣由仍備呈
欽差總督軍門胡　批該府既無堪動銀兩仰布政

司查給繳通併行紹興府給造
一新任台金嚴請任事公移
分守浙江台金嚴等處地方參將署都指揮僉
事戚繼光為請乞專任責成殫瘁心力大振久
沿海防軍伍以圖補報事切照本職本以廢棄
之餘誤蒙使過之用看得任內台州一帶沿海
衛所自初建置本以保障生民捍禦地方故民
出膏脂以供餽餉今積承平二百年來一旦被
有倭患其民社供餽軍餉且如舊矣而軍伍不
惟不能保障生民無益內地且每事急又請民

兵以爲伊城守是供軍者民也殺賊者又民也
保民者民也保軍者又民也事體倒置如此殊
失

祖宗建牙之意況台海一帶遠在浙江一隅將權獨
當一面勢甚可爲但世情狃於四事其虚文誤
曰第一也間有任事者而不得弊源肯綮二也
又有見今日之軍疲憊懦弱略似人形遂謂必
不可振因噎廢食者三也甚至以軍爲額設恐
整用殺賊致有損軍之罪四也夫然則民兵獨
非命耶但今日蠱壞之極幹蠱之事如創始相

似苟存其成法之體而少變其意以救其弊庶
成法亦不至廢合無假職之方便宜之權凡利
有所當興弊有所當革悉容職隨時制宜次第
修舉與兵備道計議允行一應掌印操陸管事
軍官悉容職務在得人一面因才授能隨時便
宜更置一面疏名分巡兵備道會詳請用及別
衛門有所更置職境沿海管事軍官亦必行職
查覆其措置之要一曰首正名分使指揮千百
戸旗軍丁舍秩然有序而衛所之號令必行於
上下二曰拿治剥軍貪官以蘇久困之卒使士

氣漸裕三曰重治刁軍刁官使衛所之官敢於
任事四曰禁所伍越序文移無印白呈以肅軍
政五曰諭以忠義厚恤戰亡以勸親上使長之
念六曰清磨戸口均編差役以養荷戈之力至
於追攝出外跟官清查影射役占操練鼓舞身
先教習凡可以充實行伍激發士氣者悉聽職
隨機轉環不必拘定常格多方以振飾之如遇
事體重大聽會兵巡道施行而有司軍糧按月
徵放如此而一二年之外使沿海官軍不能堂堂
一戰者皆職誤國罔上之罪也如蒙允諭之後
定知謗書盈篋集毀銷金然世豢臣子分在馬
革裹尸成敗利鈍豈足暇顧仰仗
部院威明伏乞
鈞斷爲此不勝激切理合具呈伏乞
照詳明示施行嘉靖三十九年五月十三日呈
詳
欽差總督軍門胡　奉批所據條陳數欵深爲有見
且切中時弊本官爲一方大將既肯挺身任事
則一方軍務悉以委託俱許便宜施行若事體
重大必須公議亦聽會同兵巡二道斟酌計議

而行具由詳報此繳又蒙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周　批前呈文蒙批所議
皆有見且中時弊因以見本叅攄忠殫慮與碌
碌虚遣者不侔但更張有漸上下乃孚若外至
之言決不能損亦不必過防之也此繳

紀効或問　束伍既有成法小信於衆則令可申苟一字之種疑則百法之是廢故歷述所急與可辨者爲或問以明之必其信於衆而後教練可施於是以或問諸說篇爲卷首

或問曰平時官府面前所用花鎗花刀花棍花叉
之法可以用於敵否子所敎亦有是歟光曰開
大陣對大敵比場中較藝擒捕小賊不同堂堂
之陣千百人列隊而前勇者不得先怯者不得
後叢鎗戳來叢鎗戳去亂刀砍來亂殺還他只
是一齊擁進轉手皆難焉能容得左右動跳一
人回頭大衆同疑一人轉移寸歩大衆亦要奪
心焉能容得或進或退平日十分武藝臨時如
用得五分出亦可成功用得八分天下無敵未
有臨陣用盡平日十分本事而能從容活潑者
也諺云到厮打時忘了拿法兵豈易言哉兪公
棍所以單人打不得對不知單人打不得者正

是無虛花法也長鎗単人用之如圈串是學手法進退是學歩法身法除此復有所謂単舞者皆是花法不可學也須兩鎗對較一照批迎切磋揃擠着拿大小門圈穿挨一字對戳一鎗毎一字經過萬遍不失字字對得過乃爲成藝後方可隨意應敵因敵制勝也

藤牌単人跳舞免不得乃是必要從此學來内有閃滚之類亦是花法定須持標與長鎗對殺先標使去亦要不早不遲標既脱手要進得速出刀快方爲成藝

鈎鐮义鈀如轉身跳打之類皆是花法不惟無益且學熟誤人第一义鈀花法甚多剗去不盡只是照俞公棍法以使义鈀鈎鐮庶無花法而堪實用也

或問曰子所撰抑南北可通施之於今日耶抑水陸可兼用否耶無乃覓形索景未免使人有讀父書之憂光曰如束伍之法號令之宜鼓舞之機賞罰之信不惟無南北水陸更無古今其節制分數形名萬世一道南北可通也若夫陣勢之制特因浙江一方之地形倭賊出沒之情狀

以形措圖以熟愚民分合之勢以教畎畝初用
之官隨敵轉化苟用之異地是誠難免文書之
憂也不敢綂為誇誕以誤閲者故特備說于左
夫倭性疑疑則遲兵臨之時我若進而有制彼
若先不預聞便不就合我得易于分布余數年
百戰但見諸賊據高臨險坐持我師只至日暮
乘我惰氣衝出或于收兵錯雜乘而追之又能
用乘銳氣盛以初鋒又其盔上飾以金銀牛角
之狀五色長絲類如神鬼以駭士氣多執明鏡
善磨刀鎗日中閃閃以奪士目故我兵持久便

爲所怯余所著操練圖令内切切分詳退兵之
法諄諄面諭鴛鴦陣勢速戰之條者良以此也
若夫北方原曠地形既殊虜馬動以數萬衆寡
亦異馳如風雨進不能止豈可以此用之者耶
或曰必如何而可余曰北方之事須華車三千
練騎萬餘甲兵數萬必輿十萬之師如衛公之
法而不泥其跡乃可收功尺寸出塞千里少報
國恩之萬一也或又問其法何如余曰十萬之才
非余所及但當別有十萬作用長嘆而作
或問曰主將者萬人之敵也而一技一藝似不必

習光曰惡是何言哉夫主將固以司旗鼓調度爲職然不身履前行則賊壘之勢不可得衆人之氣不肯堅前行之士得以欺哄避難而逆詐莫可辯斯賞罰不能明不可行也如欲當前則身無精藝已膽不充謂習藝爲不屑可乎及其平日也士卒乃以藝而勝敵者非有督責愚人不知爲防身立功之本既多怠逸如欲教閲必須憑左右教師以定高下便致教師得以低昂其間爲索詐之計士心即不平學技即不眞而花法無益之藝得以入乎其間況爲將之道所

謂身先士卒者非獨臨陣身先件件苦處要當身先所謂同滋味者非獨患難時同滋味平處時亦要同滋味而況技藝豈可獨使士卒該習主將不屑習乎承平以來紈綺之子間一戎裝則面赤如丹執鋭則慚咲莫禁爲主帥者苟能一身服習而凡下我一等者將焉敢慚愧惶惑赤面動心誰不曰位勢如彼其尊威令使我奔走者尚如此我又何疑怯而不屑使知披執非辱已之事醒然爲當然之役而良心矢發練士如林矣孰謂一技一藝非主將之可屑爲耶分

門習技者士卒而所以雜其長短隨其形便錯
而用之者主將也不習而知之臨時焉能辨別
其器可某用某形用某器以當前後臨時不知
用蓋由平日不能辨別精粗美惡之故也及或
托之章句中不知器技之用者造之付與士卒
無異閉目念文到底不識一字如此則器技必
不精晁錯曰以其卒予敵也斯言可不信乎主
將又可以爲一人之敵而不屑乎平時器技必
須主將件件服習以兼諸卒之長既習則能辨
又須件件親請親手看試過方可付士卒勿謂
我有捷法百件之中抽其一二試之此是三軍
性命所係國家地方安危所關設有一件欠精
臨事一人先失大衆被累勿謂我有抽看之法
而造者不測便不敢莫草勿要顧惜威重勞冗
而試較不全萬分叮嚀告囑

或問

祖宗自設官軍至今操練二百年矣比子之操一二
年者孰爲習士官軍亦有陣法場中演習而皆
不裨時用何也光曰且如一學生平日總下講
習的是五經四書解義策論一旦入場試官出

來題自就是經書上的便可中得箇舉子來若平日雖是手不釋卷却讀些雜說詩詞作些歌賦傳奇一旦入場要作經義策論中選所習非所用如何可得就是好學的也徒然耳今之軍士設使平日所習所學的號令營藝都是照臨陣的一般及至臨陣就以平日所習者用之則於操一日必有一日之效一件熟便得一件之利况二三百年耶况自幼而爲武士者耶柰。今所學所習通是一箇虛套其臨陣的真法真令真營真藝原無一字相合及其臨陣又出一番新

法令却與平日耳目聞見無一相同如此就操一千年便有何用臨時還是生的且如各色器技營陣殺人的勾當豈是好看的今之閱者看武藝但要周旋左右滿片花草看營陣但要周旋華彩視爲戲局套數誰曾按圖對士一揖一字考問操法以至于終也此是花法勝而對手工夫漸迷武藝之病也虛文張而真營却廢制陣之病也就其器技營陣之中間一花法尚不可用况異教耶異教與不教同况不習耶司閱者可不端明雙目以任習服之人爲較量之衡

耶

或問常操之套果可用於臨敵否而眞操賞罰精徹之處亦在此否耶光曰操兵之道不獨執旗走陣于場肆而後謂之操雖閒居坐睡嬉戲亦操也善操兵者必使其氣性活潑或逸而冗之或勞而息之俱無定格或相其意態察其動靜而樽節之故操手足號令易而操心性氣難有形之操易而不操之難妙能操而使其氣性活潑又必須收其心有所秉畏兢業又有操之似者最爲操之害何則讙譁散野似性氣活潑懈怠不振似心有兢業爲將者辨此爲急知此可以語韜鈐之秘矣獵人養鷹犬故小道也將無所似乎且夫好生惡死恒人之情也爲將之術欲使人樂死而惡生是拂人之情矣蓋必中有生道在乎其間叚人悉之而輕其死以求其生非果於惡生而必死也故所謂恩賞者不獨金帛之惠之謂雖一言一動亦可以爲恩爲惠所謂威罰者不獨刑杖之威之謂雖一語一默亦可以爲威爲罰操之於場肆者不謂之操所謂筌蹄也而兵雖靜處閒闇然亦謂之操乃眞操

也微乎微乎妙不可測神乎神乎玄之又玄此
聖賢之精微經典之英華儒者之能事豈尋常
章句之可擬耶兒誘之曰弓馬粗材武夫血氣
之技爲乎可

一正行伍說

行伍大略前制旗幟內已載今定每十人爲一
小隊卽伍也置立木腰牌各一面四伍一哨卽
大隊也腰牌一面每官方色腰牌一面各內應
開姓名另圖牌式於前仍查軍律參酌人情定
立軍法若干欵緊要者印油于牌陰稍緩者弁
前令通刋爲一部如一隊之長須知十人內某
貧某富某强某弱某在某往一呼之間一名不
遺一見之間遂名俱識大而百人之長千人之
總偏裨大將各以此考之足辨兵士情意教練
之勤惰也務使人有管鮑之知方可望其同心
戮力之戰

一制器說

造用之法中間將官多推於有司蓋避嫌耳殊
不思臨戎誤事其咎誰歸雖涉嫌疑有不容於
避者但銀兩出入不親何嫌之有其買辦工料

巡視監製隨完隨試堪否行罰任怨須將官親爲之方俾實用不然止專降式受成總使數更得精加倍不無耽誤時月則是航海者漁人而造舟者梓人彼何與於利害而焦勞困苦以底其精司出納者惟知屢估務至減價以爲省一金則民受一金之賜且估之不奢司事者無從侵尅殊不知委用非人稽查無法任是如何估減愈減愈於器具上剥削而自侵之數原不減也誰肯又將已貲佃造更不知器具造成無用並將給造之貲盡數置於無用之地所謂惜小

棄大掩耳偷鈴而他人坐邀一已之名重貽當事之害又復重估再造其時將以省民耶將以遺害耶況誤大事者耶嗚呼有大計者思之

一 教閲説

前兵既選充足輪進教場將官逐照長操教習搭式忘去勢分各隨所長如法逐名教誨務使人知習服器藝之樂之益欲罷不能非止爲荅應官役而爲之恩威兼著情法相融中有梗玩者重治以警其餘週而復始已完通行合營演總陣一日其營陣之制另具

一調發說

照得南方用兵已踰數年軍民兵士操集之久豈止曰善人七年之期不可謂無三年之艾至今稱習士節制者猶鮮蓋由平時操練既不惜光陰於無事間又敎者非其所用而有事之際又復立名選鋒每哨隊内抽其愿者強者湊合而發咸知兵無選鋒之慮獨忘臨敵易將之危人心忽更所屬行伍分離上下易置已難責成至於功不能成則是授以藉口之柄此其所以積兵徒久而烏合如初也合無今後各官所部

兵馬但遇調遣不必分其強弱止將所部官職名書牌調發彼既任敎練之責於平時而臨敵失律必無詞以他諉且知其終於自任而亦皆殫心力於敎練鼓舞之日也况選鋒之說蓋選於無警之日非選於對壘之秋一營之内未嘗盡強而無弱兵家亦未嘗棄弱而不用惟一調發則練兵有暇軍士情通遇敵庶可以期齊勇之用

一操分合說

南服之地水田畦徑至稍青時縈紆途路寛者

不過五尺小者一尺僅容側足皆水田茂禾深
一稍難行三五人即塞往往用兵千數百人密相
蟻附一路而行一遇敗衂前後擁追蹂踐落田
中者復爲田港水泥所阻往往失事甚大盖由
不知分合故耳然徑多路紛須分兵數道大張
其疑照號令如有路若干則分若干枝務盡占
其路使我之衆踈而不斷密而不雜单行牌後
各亦下體遇賊則正面徑上者牌立不動爲迎
敵正戰赤體者下出田中分分變化出入伸縮
令各以便俱不羈禀于中軍聽隨前隊官長主

張若進止大規統於中軍之總號令各兵又聽
各部之令庶得分合之法分營式另具

一對敵說

我兵所以屢敗有三素無節制一也未見敵而
先走二也既無營壁可恃人膽先怯卒皆野戰
即使勝之不足以當賊更番終於敗潰不勝亦
無所奔依故奔北長往所謂無制之兵有能之
將不可勝三也今照前營已定如賊來衝或二
三人或五六人我兵俱伏旗息鼓器械俱偃肅
不動待彼衝到六七步内亦不動賊必退去漸

益前來如加至百十以上砲手照依對敵次第
俱隨牌立於濠岸高土之上如令打放空者復
裝飽者續放放者方裝裝者又發如此則雖終
日砲放不乏必無放盡而無砲之失弩射手坐
於岸土之下亦如令聞名准射射者後續亦不
歇竭再至十步之内方纔長牌聽鼓堵墻而進
鎗刀短棍夾牌而入大營相應金鼓火炬此節
制正戰也戰間翼擊以分其力遊伏以疑其專
出奇以乘其衆更番妙處俱在臨時制變將所
自出

一下夜營說

照得兩浙自用兵以來每遇敵晝則空腹圍戰
至夜復又饑奔二三十里之外入人家或城郭
宿歇至曉復合而賊於一夜之内黑地預設奇
伏轉移流突自昏至旦五六十里有之我兵及
明尋覓賊所行疲氣怠又有未戰而已過其賊
伏者有之往往取敗再或不入其伏定失其地
利是以我勞而不及謀賊逸而伏多中爲今之
計夜營既熟復有炊竈宿飽于野遇敵即與晝
夜相持遇倦以奇遣之遇暗以死士乘之將見

賊欲散掠而畏兵相守不敢分其勢欲聚戰而我有守具不得與我戰竈炊無所飢餒必矣擠角上策無出乎此後開旗上燈籠布罩者夜操之具也布城蒺藜拒馬者立營之壘也杴钁等者治營之器也

今以治兵常曰古法筌蹄之具耳不足以施于實用嗚呼天下有無方之醫否耶盖地方風氣不同人之情性各異不能因其所明而通其所蔽遂謂兵法不足以施于實用是豈爲能兵者哉

一此特自治于我之軍中爲然況敵情千變萬化

地利到處殊形抑將何如以應之且如浙江鄉兵之稱可用者初爲處州繼而紹興繼而義烏繼而台州至于他處則雖韓白再生不可用也是皆有其故焉何則處州爲鄉兵之始因其山鑛之夫素習爭鬬遂以著名及其用之殺倭不過僅一二勝而已以後遇敵輒敗何也盖處兵性悍生産山中尚守信義如欲明日出戰先諭之以意苟力不能敵即直告曰不能也如許我以必戰至其期必不爽約或勝或負定與寇兵相一接刃但性情不相制勝負惟有一戰再用

之癈矣氣勇而不堅者也此兵着名之時他兵尚未有聞及三十二三年方有紹興之名盖紹興皆出于嵊縣諸曁蕭山并沿海此兵人性伶俐心雖畏怯而門面可觀不分難易無不領而嘗之惟緩急不能一其辭然其性頗爲無奈驅之則前見敵輒走敵回又追敵返又走至于誘賊守城劄營辛苦之役則能不避馭之以寛亦馴馭之以猛亦馴氣治而不可置之短鋒者也此後方有台兵之名盖台兵以太守譚公之嚴初集即有以攝其心故在譚公用之而着績他

人則否其人性與温州相類在于虚實之間著實鼓舞之亦可用歲巳未以義烏尹趙公之集兵予奉命會選而教練之爲部伍于是而始有義烏之名以前非無烏兵也盖輒屢出屢敗故不爲重輕義烏之人性雜于機詐勇鋭之間尤事血氣督之衝鋒尚有懼心在處兵之下然一戰之外尤能再奮一陣之間尤能反戈但不聽號令勝則直前不顧終爲所詐至于他處之兵伶便譎詐柔懦姦巧在我鼓舞之令未下而衆已預思奇計爲之張本矣等而別之得其人而

教練焉畢竟處州爲第一義烏次之台温又次之紹興又次之他不在此科也其操治處兵之法在操其堅耐而使之屢陣不銷其氣其操義烏之法要破格恩威並稱必使其聽節制進退一如約束不患其不强而患其不馴不患其不勝而患其驕其操台温之兵必又加嚴一等其操紹興之兵必須重令以劫其心决令以立其信操之能以短兵交刃而後可用也至于他處之兵必洗滌其腸胃盡去其故態施不測異常之令然後僅能及紹興兵耳不然吾不能也如

此則無兵不可衝鋒無兵不可鏖鬬浙之强兵不可勝用矣或又問曰今之處民銷靡怯弱極矣而君猶以處兵稱首何也予曰兵之勝負者氣也兵士能爲勝負而不能司氣氣有消長無常盈在司氣者治制之何如耳凡人之爲兵任是何等壯氣一遇大戰後就或全勝氣必少洩又復治盛之以再用庶氣常盈若一用之而不治再用則濁三用則涸故無常勝之兵矣譬如清泉細流輙以巨罍連汲之斯濁濁而不少間以蓄之則涸必汲其清而澄其濁又停其汲故

能供再汲之罌斯罌常滿而流弗可涸是處兵之初用時正始達之泉也而將領不尚節制者用其氣而不蓄雖一丁二勝焉氣已濁矣猶未涸也由是處兵之名著天下無處不募處兵而先漸次直汶福建皆處兵矣夫處既募廣將領乃多豈能人人皆良知清明盡諳治氣用兵之機也于是用其名而鹵莽以耕滅裂以獲詭遇得禽遂至于涸遂至于大竭而不可復振今之義烏兵已蹈處兵故轍矣予憂更甚夫義烏兵自隸予部下一十年遂有台州辛酉數捷至或身親

之人亦有云云者曰義烏兵天生性勇固不假將領教習之力而可用也今處處募義烏兵者遠自福省故不知義烏彈丸之地通計能幾十萬丁就中再擇其勇而壯者又復幾何今紛而應四方之募者二萬有餘矣編民之家老幼官吏生員雜役外十丁五丁可得一壯士否歟又加之以各處不一之將領未必人人知兵未必人人知義烏兵之性未必人人捐身家以御下一用之不審被一 大劫東村痛子西村哭夫于此之後一邑奪氣而義烏之兵不可用在目前

矣或曰如君所馭義烏兵何以能然乎曰粤於
己未冬初集之其在平時也用破格之號令施
極重之賞罰嚴如霜雪以立威信或以教場中
行臨陣事或以談笑間陳刀斧威其所以佐威
信之必行而無他虞者或親執湯藥以調下卒
或同勞苦以共跋涉或夜竊隊伍之中或出其
私積之物雖士卒一尺之器亦親經較驗而身
先胥之爲諸士倡夜無終寢之席日無不吐之
哺此心時刻無或少怠雖累勝之卒而馭之更
百倍于未勝之先也夫方寸之微出入無鄉一

少恃其舊氣便着障根以漸變去便至不可收
拾是故世未嘗無百戰百勝之卒惟在我無百
戰百勝之心耳及于用兵臨敵則去戰期一二三
日之前先以塘報約之重刑厚賞追隨賊之動
靜圖報賊之地利凡賊一舉動必有報凡踰一
時辰必有報又至舉戰一日之前則所部親兵
能卒多至一二百人盡數分遣四布賊之左右
及或有入賊之腹心者凡賊分合出入多寡向
往進兵路徑舉皆洞然矣方以其所得情形或
以泥塑爲山谷巢穴狀或以硃墨筆圖別分布

使各頭目了然如素履然後尅期分路如所議
給信票口令以進于敵所未陣而恐其遲及陣
而恐其瑕交陣而恐其誘既勝而恐其驕精神
心意舉無不流通于士卒敵人之間而凱收之
餘又復如解衣以收亡骸出帑以恤孤嫠重其
鋒鏑之賞而明其連坐之誅雖大敗中亦有必
賞之士大勝中不無行刑之人隨查其心神志
氣之利害處從宜鼓盈之而決其機器械行伍
一戰即如故則不更兩戰之後雖全師如故則
士卒輕傷亦多器械損折亦多斷然星夜擇其

中軍一哨或頭目有事故者伍下之人分撥補
足以中軍所蓄器械那移貸之務使戰營行伍
一卒不缺一器不乏然後又爲再出之舉也八
陣所謂遊兵二十四隊防備設疑補缺之用正
謂此也是以各營時時有常足之額士卒有常
盈之氣今予之中軍者即八陣之遊兵也此在
主將決當常備數百之人親養練于中軍臨時
方得如此没於若平日無是備一時豈能呼召
也哉用之出征異地尤爲緊要一着此固多術
亦爲局方至于因敵轉化因變用權因人異施

因情措法消息之以神妙不測無方體之微者又非筆舌所能告也夫喋喋之言非誇將術以肆驕矜盖欲聞諸同志慎用此兵共藉壯士之力以盡職分以報

君父與知己也不然他處之義烏兵壞則一邑之人一體相似區區部曲由此易慮矣今豈能獨恃于久遠也哉識予不得已之心然後予爲無罪

予言庶萬一有補云

或曰如台州辛酉之捷寧能再得乎予曰可能者人也不可能者天也台州之捷人也予可繼也

台州之全師非人也天也不可必也他日之遇賊必戰戰而多勝者人也予能也若如辛酉之毎起必勝毎勝必全師毎戰無踰一時不獨算而必中且多奇中者予不可必也皆天也數也

與

督府司道帷幄之秘機也同志者宜鑒乎此毋諉之於義烏兵之力而自誤焉

今之鄉兵狃于平昔所習武藝之蔽不信師教遂誤大事者甚多何則如鄉兵所執名爲鋭义鈀鎲者攅頭用無刃鐵梁柄頭用平頂鐵箍長不

踰肩其所習之法又前後左右回頭跳舞雙手
平拿兩頭所餘不過一尺渠蓋如此習之及其
平日在鄉黨弄鬭每打必勝遂自謂無敵雖有
他師敎以別法皆不聽從蓋渠用之利習之成
信之深故也殊不知此器此習乃鄉中互相弄
鬭用之彼此皆然且恐以刃傷人得罪必重故
只用此物打傷就或打死終非刃殺之意其賊
之來也利刃長鋒二丈有餘及身寸餘應刃而
斃以一尺無刃之物而當一二丈利湫之鋒就
能見肉分鎗亦只格得他開去不及我身幸矣

便終日對局豈能跳進一二丈之遠以中彼哉
就中彼不過打一擊苟不中在頭顱便能死人
否賊亦得之刃于我也逆而執之反爲所誤遂
謂叉鈀鏜鎕不可用習藝爲無益有是理哉又
如長鎗近見浙江之習皆學處州狼筅法中分
其半官軍所傳之法亦有回轉但太敵交鋒與
平日場上相對比不同千百之人簇擁而去叢
如麻蓬豈能舞丈餘長竿迴轉走跳若此則一
二丈僅可布一人而已不知有此陣否耶至于
中分其半則又後尾垂帶一爲左右之挨擠手

中豈能出入遂乃遇敵而敗不曰習藝之非制器之誤乃曰鎗不可恃於鎗何尤哉故用鈀鋭鉤鐮叉鎲之類必如予所載短兵長用說篇內制之習之長鎗之屬必如予所載長鎗短用說篇內制之習之乃爲得宜今之司教士之責者須先一一隨其土著之所習尚器藝如善者聽之而求其精如非大敵所宜者須先一一說破執迷之病然後說我新制之利待彼曉然知舊習之不利以慕我之利然後督習既成人人自知足以恃而前則弱兵可勇勇兵必不爲習所

陷沒可以語成功也或者曰君用兵酷嗜以節制遂至成效節制工夫從何下手予曰束伍爲始教號令次之器械次之微權重焉不能傳也當於經籍中採其精華師以意而不泥實事中造其知識衡於已而通變推而進之于眞武直取上乘則率性之謂道格物而知至知至而意誠意誠而心正孔子云我戰則克是已勿謂行伍愚卒不可感通恃無本之小勇徼狙詐之一中也嗚呼

昌平坂學問所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